

近衛二度組閣與英美的幻想

李毓田

十八日英駐美大使哈立法克斯宣稱：「在英美兩國之內，絕無對日尋隙之意。日政府苟願意接洽與彼有關之遠東問題，而對其他有關國家之權益，予以恰當之尊重時，余實未見有發生困難而造成衝突之理由。」（三藩市十八日電。）美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喬治，十八日宣稱：日本新內閣可謂為「維持現狀」之內閣。現內閣之組織，在維持現世界之勢力均衡，以待日本決定其未來之辦法，此或可為改善美日關係之先聲。美國務部曾表示，希望打開與日本改善關係之門戶。倘日本新內閣欲維持國際均勢與現狀，則美日親善關係之途徑，自可敞開云。（華盛頓十八日電。）此外，英美系通訊社分析日新內閣閣員時，極力牽強附會，認為新內閣如何如何主張維持現狀，而圖與德國遠離云云。

日本新內閣成立雖僅數日，但從英美官方及通訊社各方面觀之，很明顯的，它們對日新內閣如過去一樣依然未改變其從來幻想。這種幻想，歸納起來說，即一是希望新內閣能夠成爲一個維持現狀派的內閣，日本脫離軸心；一是希望新內閣能夠遵守九國公約，廢棄其「東亞新秩序」以及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以與英美妥協。這樣，太平洋當然太平，英美與日本自可避免戰爭了。不過，這只是英美的一廂情願，自己爲自己找尋安慰資料而已，事實上卻絕不是那麼一回事。第一，此次日閣改組，最大原因爲三國盟約與蘇日協定發生衝突。日本要想撕毀蘇日協定，故不能不先將簽訂該協定的直接負責人松岡外相予以撤換，如德國之羅森堡與蘇之李維諾夫故事。第二，日本法西斯軍閥之所以再三擁戴近衛，既非因其爲貴公子，也非因其有何特殊才能，而實在是因其素抱有打破世界現狀思想，能夠橫衝直撞，蠻弄莽幹。近衛第一次組閣發動侵華戰爭，第二次組閣與德意成立三國同盟，此次組閣當然不會改變其從來政策，故組閣當日，即發表聲明，直謂內政與外交政策不變云云。第三，近衛新閣所發表的聲明，對三國盟約與蘇日協定，雖均未提及，但（一）簽訂蘇日協定的外相松岡去職，而法西斯派擁護三國盟約的陸海兩相東條與及川卻均留任；（二）新外相豐田聲明，高調三國同盟簽訂時曾任海次，亦會詳細得悉當時外交情形，但對於過去三月間（即指蘇日協定簽訂以來）外交事情獨謂未完全明瞭。於此可見，日新內閣外交政策，與過去內閣外交政策絕無不同，所不同者，不過易聯蘇爲反蘇而已。

要之，無論日內閣改組多少次，以下兩點總是不會變的，其一是日本的事大主義，缺乏自主性。華盛頓會議前，日本事英，自稱爲英國「東洋番犬」；「九一八」後，日本由「親英媚美」易而爲「親德媚意」（日本人語）。希特勒要想防共，日本便與它簽防共協定。希特勒要想暫時與蘇聯妥協，日本趕快派親蘇巨頭建川使蘇，松岡親自出馬與史大林簽訂友好中立協定。希特勒今日反臉攻蘇了，日本內閣立刻崩潰，松岡下台。其二是專想投機取巧。一九一六對十月山縣致寺內內閣意見書有曰：「近年以來，我帝國拋棄根本大主義（即「基天地之公道，重國家之信義，置國於泰山之安，輝皇威於八埏之廣。」）徒然玩弄一時之權謀詭計，是非釀成國家百年之禍機不止。此不僅驅使應稱帝國

之外圍的中國成爲敵人，擴而對於世界，又何嘗不失卻帝國之信用乎？此言正道破了今日日本的外交詭計。（七月十八日拙稿星島日報社評）倫敦方面觀測，謂日本將採取獨立途徑，而遠避德國勢力云云，這未免太不明瞭日本以上的傳統政策。現在日本固是準備攻蘇，以與德國東西呼應；然而，卻也不是因此便可放棄南侵的，一旦攻蘇發見困難，而英美對南太平洋給予日本以漏洞時，也未嘗不可化北進爲南進，因爲日本既是事大而又投機呀。

法西斯國家之所以橫行世界，乃完全由於民主國家綏靖政策之自暴自棄，不圖時至今日，英美對日本還存這種幻想，誠不能不令人遺憾。現在是英美阻止日本法西斯禍害的最後關頭，當日本侵華及準備攻蘇時，而不知聯合起來，共同對日，偏去自壞長城，單獨謀與日本妥協，倘中蘇失敗，不知英美在遠東勢力將如何可以保存？

如上所論，或許爲倫敦華盛頓少數人士之主張，未足以言英美整個政策。總而言之，英美如要援助被侵國家，爲要自救，即決不可對日再存什麼妥協的幻想了。中英美蘇如能夠成立民主大聯合，共同對日作戰固佳，縱不然，英美兩國最低限度，也應當做到如下兩點：

- （一）英蘇同盟，應擴展至遠東；
- （二）美國必須即刻禁油運日。

七月二十一日

近衛二度組閣後的日本動向

龍大均

近衛的第二戰時內閣，在德蘇劇戰中崩潰了，由他組成的新閣，表現出一個重大的變化，即簽訂日蘇中立協定的松岡外相由此去職，而代以一個退伍的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。這位新外相第二天上任，即發表這樣的談話：「三國同盟締結時，余任海次，亦曾詳知當時的外交情形，但於過去三月間，余未完全明瞭外交事情，因此，余當準備研究外交，並加以判斷。」要是我們回憶「過去三月間」的國際大事，就想到日蘇中立協定簽訂於四月中旬，恰好滿了三個月；那末，豐田貞次郎的言外之意，顯然對日蘇中立協定的價值，表示懷疑，甚至露出有心毀約的神氣。這使人們猜度近衛這次「狐狸狐搨」的重新組閣，其唯一的作用，在於響應納粹準備「北進」。

在這個期間，納粹東進雖遇着紅軍堅強的抵抗，然已分兵三路突破了斯大林防線，而中路且進據了斯摩倫斯克，距莫斯科僅約二百英里，這樣的局勢會使日閣的少壯派「見獵心喜」，欲步意大利的後塵，乘他人之危，分一杯羹。至於討好於希特勒，加緊軸心的團結，尙在其次。就資源來看，日閣「北進」所獲自不及「南進」的豐富，西伯利亞雖有畜牧之利，濱海省及北庫頁島雖有魚鹽和煤油的出產，可是拿來和南洋「天府之國」相比較，卻顯得異常渺小。不過「北進」在軍事上有其重要性，爲着保障日本三島的安全，以至鞏固日「滿」「支」的聯繫，確立亞洲大陸的霸權，日閣自認爲有侵佔蘇聯遠東領土的必要。假設蘇聯將堪察加沿海州一帶的港灣租借給美國，以便和亞拉斯